

## 1 楔子

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甲午，晴日、無風。

坐在小轎之中，雖然看不見外頭景致，但透過簾兒縫隙多少能感受到外頭竟是晴空萬里、烈日當空的良辰吉時，而不是竇娥蒙冤的六月飛霜，當然，人之將死，這一切都已不重要，天行有常，不為堯存，不為桀亡。

法場周遭早已人聲鼎沸，然而更多的是手持槍械的官軍，神色肅殺立於四方，唯恐今日之事有變。只見人犯從容下轎，手腳未曾綁縛鐵鍊，臉色更不似一般死囚面容枯槁、神色委頓。

法場中央，開紅差的劊子手早已等待數個時辰，手舉一把三尺精光大鋼刀架在肩頭。

桌案前站立著是一名鼠鬚、四十開外的男子，官袍繡有白鶴補子，他正是負責監刑的侍御周道，取出一份案牘朗聲道：「歙縣百姓汪直，身蒙國恩，不思報效朝廷，為國效命，始以射利之心，違明禁而下海，繼忘中華之義，入番國以為奸。勾引倭寇，比年攻劫，海宇震動，東南繹騷。上有干乎國策，下遺毒於生靈。惡貫滔天，神人共怒……」

此刻他突然仰天長嘯，彷彿眼淚都要流出，見此，周道的眉眼籠上了一層寒霜道：「汪直，你背華勾夷，還不認罪。」

汪直卻昂首道：「吾守衛兩浙百姓，有何罪？不過恭喜周侍御您了，殺了我，你可以扳倒胡宗憲總督，登上更高的職位。」

「汪直，你如此想，忒把周某給瞧得小了，我目的只有一個，上為國除賊靖難，下為我師朱中丞報仇。」

「朱中丞？朱紉，你是朱紉門生？」

「沒錯，自我洪武太祖以來頒布海上禁令，但你們這些唯利是圖者，卻視海上禁令為無物，與倭人勾結，進犯大明，殘害沿海多少無辜百姓，我師朱中丞乃進士出身，為了保疆衛土，出動水軍斬殺海寇，卻遭你們暗中收買御史彈劾罪狀，使他蒙冤而死，我讀聖賢之書所學何事？自從恩師蒙冤後，我日日夜夜思索，便是如何為他報仇！」

見周道說得如此咬牙切齒，汪直卻是冷笑道：「你們這些儒學之士，視我們如賊如寇，難道你們所做所為，與我們相比，又高明多少，正如我在〈自明疏〉中所言：我麾下水軍以身為長城，守護兩浙百姓安危，卻從不自命清高，反倒是你們這些腐儒，平時束手談心性，臨危也只能一死報君王。」

「住口，死到臨頭，還要嘴硬。」周道氣得渾身發抖道。

他昂然而立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死我一人足已，只是苦了兩浙百姓。」

「不勞你費心，胡宗憲大人底下已備集百萬海軍，以戚繼光、俞大猷兩人為將，定要將所有倭寇給屠戮殆盡。」

本以為此語可以將汪直給震懾得肝膽俱碎，不料他卻只是幽幽地看向遠方，看來自己殫精竭慮，只希望開放海禁，為此不惜以身犯險返回寧波，但最終仍只能以頭顱，成為官府的投名狀。

仰天長笑一聲，接過絕命酒，這是熟悉的紹興酒滋味，熱辣辣的，飲了幾口後重重酹於地，以雷霆之聲道：「我在東海某處一島藏有巨大寶藏，若想要取得這無盡藏，便請各路英雄投向海道，破除海禁桎梏吧！」

此刻人群開始躁動，眾人皆知淨海王富可敵國，更盛傳海外有一白銀礦脈，儘管法場周匝有重兵守護，但一時之間百姓聞之無不癡狂躁動，以潮水之姿湧去，守衛將士威怒喝斥，卻遏止不住這陣勢。

就在此時，東西南北城門處，各有數道彈子以流星之姿直衝雲霄，隨即放出千百道五色火光，伴隨著尖銳的海笛<sup>1</sup>聲響，人群裡頭有人大喊：「有人亂射火銃，殺人啦！快逃。」幾乎就是同時，人群中一黑臉漢子凌厲跳起，右臉下頷至頸脖處刺了腳踩火焰的海馬，他手中甩動的武器碩大如斧鉞，卻旋轉飛快如意，像是輕巧的稻草，以驚人的膂力，瞬間砸碎一名士兵的腦袋。

「來人呀！快，快……保護本官……」只見周道雙手抱著官帽，慌忙不迭道。

連續的炮擊聲傳來，依稀是定海關外的海舶，正轟擊著這他曾守護過的城門，然而此刻卻又恍若闐寂無聲，只有青蔥指尖剔透出珠圓玉潤的聲響，一曲〈陶佛奴〉，煙霧繚繞間，愁予那淡到幾乎透明的身影，挪動著孌嬛裊裊的腰肢向他走來，那眼兒還是那樣靈動，就像他最初見到的模樣。

1 又稱小嗶嘰，為以蘆葦或麥稈製作簧片的雙簧管樂器，音色嘹亮。

## 2 半生舉業無尋處 鷓鴣山深見愁予

放榜的消息傳來，但汪家卻一點喜悅也沒有，任憑報喜的人跑遍了整個村落，卻始終沒有靠近汪家大門，直至漏斷殘陽，暮色沉沉地籠罩著古宅大院，這日，就這樣結束了。

與此同時，汪家兩位高堂的心亦下沉至不起波瀾的古井深處。

「爹、娘，該歇憩了！」汪直將油燈點燃，搖曳的火光暫時驅散了宅院幽暗，卻驅不散兩位長輩臉上那鬼魅似的陰影。

「直兒，是你呀！」汪衛緩緩道。

爹娘一左一右各自端坐在紫檀雕花椅上，枯瘦身子如同隆冬枝桠，父親道：「看來還是沒有中舉，唉！十年寒窗，最終仍是泡影！」

他試圖說些什麼，卻又不知該如何開口，最終只能勉強道：「有時盡了心力卻時不我與，這種狀況也是有的。」

但父親卻彷彿聞所未聞，只是再度喃喃道：「十年寒窗，終是泡影……」

「咱們家的，地理風水不好。」此時，一旁的母親道：「改明兒我去寺裡添個香，問問廟裡的師父！可有

什麼解決之法……」

「但朱家那個孩子居然上了……唉！為什麼是他，不是咱們的……」

娘親起身踏步後卻一個踉蹌，或許是坐太久了，雙腳麻木而不自知，汪直趕緊向前攙扶，手指都是死人般的冰冷。

「你瞧，天色已暗，但我們還未上香呢！走吧！直兒，煩請你點燈，一塊去祠堂為祖先上香吧！」

汪家的幾代先祖原來也曾中過舉的，年幼時娘親便講述歷代先祖事蹟，還不時以此砥礪他，奈何父親與祖父兩代卻困於科場，終身白丁。

在童稚記憶中，最常出現的是獨坐在豆大燭光下，那日夜不息苦讀的背影，不時吟哦著之乎者也類的斷句，有時吟哦久了，逐漸黯淡的火光、與不時自窗櫺吹入的冷風，那琅琅書音聽起來，竟像無盡的呻吟聲般那樣淒惻起來。

每至鄉試之年，家人便會陷入一陣惶惑不安，這樣氛圍下，連不過五尺之童的汪直也能未能倖免，日日夜夜說話都得輕聲細語不說，而每到放榜之日又是死寂的沉默，與幾乎低不可聞的啜泣聲響，這樣低迷的情景往往要數日後，才會被一陣重新吟哦聲響取代。

或許是端坐太久了，娘親的姿勢僵硬如門上畫像，穿越庭院來到祠堂，中央張貼著一幅錦繡，緋袍玉帶，補服為織錦喜鵲，只是隨著長年煙薰火染，下段衣袍顏色黯沉到幾乎與牆壁一致。

將几案前的油燈燈芯給點亮，他聽見母親和父親下跪，喃喃道：「曾祖太常公在上，孫兒不力，年逾知命之年卻仍未考取功名，愧對列祖列宗……」一面說，兩老一面以衣袖搵著雙眼拭淚，不時發出陣陣嗚咽，高一聲低一聲地。

據娘親所說，這是汪家三代前的祖宗，宣德年間擔任過太常寺卿，也因此，才將他的真容寫真於祠堂中，好讓子孫瞻仰膜拜。

「直兒，你還年輕，看來此後的科場之事，也只能交託與你了。」再向祖先叩了三次首後，父親起身，對他道。

「沒錯，直兒，目前你已經熟背論孟四書，而爹也已經將制藝的謀篇布局教授給你，你放心，日後你爹他還是會與你一同參加科考，只是這擔子就得交付到你身上了，畢竟你不過束髮之年便通過縣試，成了縣府頭名秀才，望你早日光耀門楣。」

燈芯搖晃下，祖先的臉容似乎震了一下，當然，或許只是火光搖曳的錯覺。

他回道：「是的，爹、娘。」

但汪直根本不想進入科場，自他有記憶以來，所見幾乎都是父親背影，從體型強健的中年，化為兩鬢星星、佝僂的老人，因為長年苦讀而終日在家，因此，一家之計都是靠母親的針黹和幾畝薄田饘粥餬口，而三年一輪迴的科考，父親總是捻鬚苦讀，甚至是母親臨盆之際，父親都無法在一旁陪伴。

猶記得母親奮力地將父親給推出門外的光景，隨著接下來哀號淒厲的陣痛恍若凌遲酷刑，忘了經歷幾個時辰，鮮血猝不及防地自母親的下體崩流而出，將草蓆給硬生生地染出鮮紅，他驚恐地跑出屋外找人幫忙。

那日，因為長期操勞而營養不良的母親，小產下一名女嬰，而數月後的放榜，父親仍是名落孫山的消息，記得知曉結果時，父親痛苦地跪在後院中的土地上呼天搶地、撕心裂肺地吼著，而母親卻是乾嚎著，連半滴眼淚也沒有。

那日父親用幾塊家中堪稱完整的棉布，將瘦小的屍骨包裹起來，走到半山腰上的祖墳，尋了一塊空地，將

未出生的妹妹埋入塵土，此後父親仍未放棄金榜題名的夢想，但是隨著落榜消息次第傳來，卻是未曾嚎啕大哭了。

雖然時過境遷，但那幾日那股絕望、死水一般的氣息，就像饑荒裡觀音土的滋味，至今想起，仍苦澀得讓他難以吞嚥。

「雖然未降誕於這世間，但沒有個名字，卻似無主孤魂般，無處憑依也無人祭祀，我想，還是為你妹妹取個名字吧！不如，就叫她愁予吧！」

父親一面說，一面拿起枯枝在地面上寫下：汪愁予三個字。

辛棄疾〈菩薩蠻〉裡的：江晚正愁予，山深聞鷓鴣。

父親以前就酷愛詩詞雜學，幾十年來為了專心一志地科考，雜書是一律不敢看了，若是有時擺在桌上，便會引來娘親一頓訓斥。娘親從小就教他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唯有光宗耀祖、為朝廷效命才是正經事，因此科考舉業的四書五經務必滾瓜爛熟於心，因為這是聖賢所言、顛撲不破的真理。

「你妹妹要是還活著，大概也十來歲了吧！」放榜數日後，父親帶著汪直來到後山的祖墳，當鋤完草、打掃完畢後，父親撫摸著墳前的碑石，不勝唏噓道。

「這幾日，我常常想著，若是那日我沒有執意科考，沒有離開你們母子，一切，是否會有不同！」汪衛嘆息道。

「事情既然都已經過了，爹也別再提了吧！」這樣的念頭，汪直也不是沒想過，但他敏感地選擇不言。隨父親拾級而下，荒煙蔓草間，他突然聽聞一陣陣鷓鴣聲般憂傷的聲響，轉頭卻杳無人煙，炙熱的午後一

絲風也無，沉默的空氣壓得人有些暈眩，就在此時，爹一聲：「啊！不好。」

「怎麼了，爹？」

只見汪衛將提籃上的布巾掀起，仔仔細細地數了一番道：「少了一顆鴨蛋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聞言汪直不禁吞了一下口水道，平日他幫忙母親打掃雞籠鴨舍，最期待的便是這些家禽能多下幾顆蛋，好讓盤殮除了稀粥鹹菜外，能多點滋味。

「沒錯！」汪衛又重新數了一次道：「這次要祭奠你妹妹，正巧家裡的母鴨生了幾顆蛋，加上咱們家幾畝薄田收了田租，我想說便帶點臘肉、鴨蛋來祭拜，給你妹妹打打牙祭，今晚回程便可拿麻油煎鴨蛋，正巧秋日將至，最宜滋補身子，但方才數了數，卻只有四顆，莫非是方才拜拜時忘了收起來了！只怕這個時候，已經讓野狗給銜走了！唉！好生可惜。」

見爹蹣跚、惋惜的模樣，汪直道：「不要緊的，爹，你先回去，我跑回去看看，說不準鴨蛋還在呢！」

「你路上可要小心呀！別匆匆忙忙，仔細摔了跤！」

耳邊還傳來爹的叮嚀，汪直飛快地在雜草叢生的上坡奔跑，不過一炷香，便跑回半山腰上的墳頭前，只見荒蕪斷梗間有黃色影子微微顫動，莫不要是野狗吧！他撿起石頭朝前丟去。

「疼！」不是野狗，竟是一個人，一個小姑娘！

「你沒事吧！叫什麼名字呢？」汪直有些驚訝，只見這小姑娘約莫金釵之年，細細瀏海覆蓋在鴨蛋般的額頭前，一雙眼睛烏溜烏溜的，杏黃色的衣裳卻有不少補丁，臉上沾著些許塵土。

「我叫愁予。」

心裡頭不禁一驚，怎麼會有如此巧合之事呢？汪直將這少女從頭至腳看了一遍，只見她鵝蛋臉兒，鬢如鴉



臉如霞，頭上垂著雙鬢，綁著紅色的絲繩兒，身子才到他的肩胛。

見她身後有影子，料想應當不是鬼魅妖狐之類的吧！但他忍不住好奇問一句：「你姓什麼？該不會是姓汪吧！」

「汪？不是！我姓王，大哥哥，你呢？」

「我姓汪。」汪直道，汪去掉水便是王，感覺冥冥中卻有巧合，他好奇道：「愁予姑娘，你怎麼會一個人在此呢？你爹娘呢？」

「我沒有爹娘，只有奶奶相依為命，聽奶奶說，她一日下山拜媽祖時聽到有嬰兒啼哭聲，那就是我，因此撿了回去後撫養長大。」

汪直有些疑惑，難道是妹妹死後一息尚存，後來又在媽祖顯靈之下活了下來嗎？有段時日，夜半時他常常想起妹妹的容貌，見到年齡相近的姑娘，常常想著妹妹要是長大，是否也是如此模樣呢？

看著她嘴角的油膩，他些微猜道：「方才我放在這裡的鴨蛋，是你吃掉的吧！」

見狀，愁予一臉驚恐地將雙手放在後頭道：「我沒有！」

「不要緊，我只是……」

但愁予卻嚇得眼淚撲簌簌落下，直接下跪道：「大爺，對不起，我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！」

汪直趕緊拉起她道：「不要緊的，真的，沒關係，你……怎麼會跑到這裡呢？」

「餓……有吃的……」

她似乎話都說不全，不知是因為長期營養不良、還是因為年齡幼小的關係，但方才拉她時，感覺到那一身瘦骨，和衣袖中可見的傷痕，幾乎可以猜到，這姑娘應當不時跑來此尋找祭祀後的祭品果腹，有時可能也會遭到毒打。

「你奶奶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愁予抬頭思索了半晌道：「我也說不上來，奶奶就是奶奶，奶奶喜歡花，因此以花為名……」

「你家住哪兒呢？」

她指著西北方的坡地。

「那大哥哥哥陪你回去，可好？」

她點點頭。

雖然只是大致看了一眼，但汪直立即看出，這是一個窮困得嚇人的村落，多數平房都是以瓦石構築，上頭鋪以茅草，有些屋頂已經掀開裸露出屋椽，但觸目卻未見人煙。

「你家在哪兒呢？」

指尖指向碎石坡上一棟半傾頹的小屋，此時卻見兩名狀似猥瑣的中年禿頭男子，自屋內走出來，一見到那兩人，愁予不自覺躲藏到汪直身後。

「儒生汪直，見過幽蘭夫人！」推開微掩的柴扉，竹榻上一名頭髮半白的女子悠悠轉來，雖徐娘半老，但眉眼間可見風韻，衣著樸素中卻可見一股清輝高雅的氣質，而屋宇間陳設雖簡陋，卻乾淨雅致。

她的神情有些驚訝，或許是這個村落已經太久都未曾有人來了，她緩緩起身，愁予見狀趕緊上前攙扶。

「寒舍簡陋，無茶可奉君子，唯有……以水代酒，還請勿怪。」

「請勿多禮，晚輩不請自來，並非客人，夫人自然不需招待在下，只因見愁予姑娘孤身一人，因此送她回家，唐突莫怪。」

她臉色看起來略帶病容，披垂長髮，欹靠在床邊道：「多謝你了，對了，我的名字，是愁予告訴你的嗎？」

「嗯！不是，晚輩見壁上懸掛的一只檀木琵琶，琴板上刻有芝蘭，一旁以紅字篆刻題：『幽蘭泣露』書，料想應是典出李義山的『幽蘭泣露新香死』，因此晚輩斗膽猜測夫人的名諱。」

她眼神如玉，似乎陷入悠遠的過往，道：「哪是什麼芝蘭呢？不過是一株衰朽之蘭罷了！只是不知多少年，我已鮮少與人談詩論詞、吟風弄月了，今日得遇君子，也是平生有幸。」

「晚輩不過是窮酸秀才，夫人過獎了！」

她輕淺一笑，對愁予道：「你去外頭取水來，好讓客人喝茶！」

待愁予拖著裙子離開後，她才對汪直道：「我是個什麼樣的女子，操何業維生，你，應該清楚吧！」

汪直道：「略知一二。」看著方才那兩人怪異的臉色，加上幽蘭高雅的舉止，他多少能猜測道，應當是一名久經風月場所、閱歷豐富的老妓。

幽蘭倒是毫不遮掩，淡淡道：「那也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吧！那時在勾欄之中，我一曲琵琶也是能換取數不清纏頭的，只是年老色衰，往事如煙塵，如今，也只能窩居在此，操持賤業聊以維生。」

從外貌來看，幽蘭雖然年近五十，但五官處秀麗小巧，可以想見紅顏時應當是有過人的傾城之貌，只是如此容顏，為何卻淪落至此，不禁令人納悶，汪直不太願意探人隱私，只問道：「敢問愁予姑娘，是您的親生孫女嗎？」

她搖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我孤身一人，一日遇見有村漢鬼鬼祟祟，我隱藏在後頭咳了幾聲，那人見狀嚇跑了，他似乎是想溺死女嬰，見此情景我想應當是冥冥中自有安排，也就收養了這個孩子，只是咱們這竿塘村地處沿海，不時便飽受倭寇騷擾，即使求助官兵，也只會勒令我們遷村而已，但，若是遷村有活路，還有誰會留在這兒呢？咱們這個村子，留下的都是些老弱殘窮過苦日子，一天算一天的人！愁予這孩子跟著我，倒是受了

不少苦！」

「我感覺愁予是個聰明的姑娘，若能多讀點書，想來是好的，若是夫人允許，晚輩有個不情之請。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晚輩想來教愁予姑娘識字，讀些詩詞。」雖然自小便在母親的嚴格教導下學習四書五經，但不由得說，汪直對這些聖賢經典、八股文一類……可說是一點好感也無，或許他骨子裡藏有爹爹的那股雜學旁收的喜好。她的眼神有些訝異，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緣分吧！就像夫人喜愛愁予姑娘的陪伴一樣，晚輩第一眼見到愁予，也莫名地生出一股親近之情。」

「是嗎？愁予這孩子聰明伶俐，只是此地人煙稀少，鮮少人陪伴，長此以往，恐怕埋沒了她，若真有人願意教其粗識之無，對她自然是好的，只是我們家徒四壁，無法盡束脩之儀！還請公子見諒。」

「晚輩無欲無求，只憑一腔熱血，請夫人放心。」

「那就有勞公子了！」幽蘭盈盈起身，對汪直便是一拜，汪直趕緊回禮道：「對了，晚輩還有一個不情之請，我見夫人蕙質蘭心，應當也是能書善字之人，我有一名朋友正巧需要有人替他抄寫經書，若蒙夫人不棄，是否可以幫忙？若事成，自當以銀兩酬謝。」

幽蘭道：「公子說話何必如此拐彎抹角，我猜得出來，你是不希望我操賤業維生吧！因此才拐這個彎，想要接濟於我。」

「果然，瞞不過夫人的眼目。」汪直道，自從看到方才那兩人的神情，汪直可以猜測，那應當是幽蘭的恩客吧！她年老色衰，又無其他謀生技能，以出賣肉體維生，實屬無奈，但這畢竟非長久之計，況且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對愁予也會有不好的影響。

注視了汪直半晌後，幽蘭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，不過你放心，我沒有讓那些人，對愁

予做猥褻不堪的事情！」  
「晚輩清楚，那今日便告辭了。」汪直一揖道。

### 3 素手織織弄白浪 冷月清暉別舊友

「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，織織擢素手，札札……」愁予垂著雙鬢，以略帶稚氣的語調念出詩句，起初因為自小便要幫忙勞作，總感覺那雙手僵硬且如礁岩般粗糙，但汪直仍舊很有耐心地教她握筆，直到她巍巍顫顫地擒著筆管寫下自己的名字：愁予二字後，感覺那張不知世事的臉蛋出現了一絲的光亮，之後汪直便開始教她認字，閒暇時也會朗誦唐詩宋詞。

「札札弄機杼。」汪直答。

她的神色有些懊惱，道：「直哥哥，真是對不住，你教了我許久，我卻還是記不起來……」

「不妨事的，你尚未完全通曉詩意，記不清楚也是難免，這牽牛星與織女星乃是天上的兩大星宿，中間隔著一條銀漢，也就是銀河，便是織女的巧手剔透而出的絲線。」

愁予開心地點了點頭道：「我曉得天上有個織女星，之前七夕時奶奶有說過這個故事，織女是天帝最小的女兒，卻愛上了人間那放牛的男子，遭人拆散，日日夜夜只能隔著銀河淚眼相望。直哥哥，我聽說天上織女巧手織出來的錦緞可是又柔又綿密，如同河畔初生的柔荑，是嗎？」

「沒錯，再半個多月，便是七夕乞巧節了，到時你晚上別太早睡，拿個凳子坐在屋外坐看牛郎織女星。」

愁予抬頭思索了半晌又道：「直哥哥，你說，這天上織女織出的絲線，做成的衣裳應當是非常美麗吧！我有時候見著過年時貼在牆上的版畫，上頭的女子都粉雕玉琢的，裝扮甚是美麗，不知道好看的衣裳真穿在身上，是什麼感覺呢？」感覺愁予的眼神帶著一股淡淡的企盼，能穿上好看的衣裳，應當是她內心的期盼吧！只是愁予家徒四壁，望著這連溫飽都成問題的屋舍，汪直也只能安慰道：「這可說不準，哪一天要是小愁予長大了，嫁了一戶好人家，日日便是綾羅綢緞不用愁了。」

但愁予卻恍若未聞，思索了半晌，低頭吞了口口水道：「直哥哥，我告訴你一個祕密，你可不許告訴別人。」

「好，直哥哥答應你，咱們打勾勾。」

愁予自懷中取出一塊潔白的絲帕道：「直哥哥，你摸摸，這是不是就像你說的，天女織就出來的絲線一樣，潤滑如凝脂呢！」

「你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呢？」汪直一驚，這是上等的絲綢，上頭還以細緻的絲線穿針引線出一幅湘繡牡丹，這樣珍貴的事物，汪直也只是略有耳聞，愁予怎麼會有呢？

愁予的眼神有些害怕道：「這是很貴重的東西吧！我果然還是不能隨便……」

「除了這個帕子，你還有檢到其他的東西嗎？」

見愁予微微地點頭，汪直道：「在哪裡呢？讓我看看。」

來到屋後，愁予搬開數個瓦甕，自其中一個看似醃醬菜、不起眼的陶甕中取出一串絲線，夕陽迤邐灑灑而來，每一束銀絲都像日以日光搓捻而成的，汪直的眼神瞬間敏銳了起來，先將這束絲仔仔細細地翻看幾次，才道：「你可知，這是什麼？」

愁予搖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但這樣漂亮的東西，料想應當價值不菲，雖然在海邊四下無人，但我害怕，

只抽了一束，便快速離去了，直哥哥，這是海龍王的寶藏嗎？我要是偷走了，會不會遭懲罰呢？」

汪直疑惑問道：「海邊，是在哪兒發現的？你先別擔心，這不是龍宮的寶藏，至於是什麼，你先帶我去看看。」

海岬之上，下方是千萬道的碎浪激起如雪的浪花，居高臨下可見沿岸磊磊亂石間夾雜了幾許木箱子，有些木箱已經拆解，露出裡頭的貨品。

「直哥哥，我就是在這裡發現那些東西的，想知道裡頭還有什麼嗎？我馬上替你取來！」

「不可，這樣太危險了。」汪直關心道。

「不打緊的，這裡的路並不難走，沿著礁石慢慢走下去，很安全的，更何況就快要漲潮了，要是漲潮，我擔心箱子就要被浪濤捲走了。」

「不可，要是漲潮，不就更危險了。」

「別擔心，直哥哥，我很會泅水的，我曾經在水中泅水近一炷香的時間，在水裡還可以張開眼睛。」話說完，不待汪直阻止，愁予立刻脫下了外罩的棉衣，將貼身的襦裳捲起，露出春筍一般的小腿，又將頭髮挽起在腦後。

汪直原先還有些擔心，但見愁予手腳伶俐，一瞬間便走入礁石之中，隱沒於浪濤之間，「愁予，你沒事吧！」他喊道，白浪如水中只見她漆黑的後腦時浮時沉，一張秀麗的容顏宛若珍珠般，在日光下閃著動人的色澤，突然一陣浪濤湧入，汪直大喊：「小心！」

「直哥哥！你不會泅水，怎麼下來了！」愁予疑惑道。



汪直皺眉道：「我在上頭見不著你，所以才擔心！」這沉岸的礁石觸腳濕滑，難以行走，方下來不到一刻，汪直便數次踉蹌欲倒，但見愁予卻如走平地，忍不住叫他好生氣悶。

愁予輕淺一笑道：「直哥哥，你別擔心，我說過我很會泅水的，你莫要動，我再往前一些些，放心，很快！」  
「這……你小心呀！」這也算是各有擅長吧！忍不住自嘲：平日自認腹有詩書，但說到底還是個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讀書人，堂堂七尺男兒，此刻竟不如一個自小生活在海邊的姑娘！

浪花再度湧來，雪白的碎沫如同千億片碎裂的鏡子，他一時見不著愁予的身影，糟了！再怎麼樣她還只是一個小女孩，他怎麼讓她陷入如此危險！他不顧一切往前走去，腳步一個打滑，鹹鹹苦苦的海水頓時湧入喉頭鼻尖，想深吸一口氣卻只灌入一大口海水！

此刻他聽見一陣嬌俏的聲音道：「直哥哥！你別用鼻子吸氣，吸了水只會更難受，你先用嘴吐氣，休息一下我再教你如何閉氣，日後你真要落了水，也不至於如此狼狽了！」

只見愁予伸著一隻蓮藕般細嫩的手臂，手上捧著半開的箱子，自縫隙中拉扯一物事，日光撒潑下恰似天女指尖剔透出的銀河。

「愁予，這些貨品漂流來此，已經過了多久呢？」

「我也不甚清楚，這海岬處向來人煙稀少，我原本只是想尋一些魚蟹充飢，便看到海上漂流著這些箱子，我見這東西有的生得好看，便取了上來，直哥哥，這是什麼？」

「這是生絲，是綢緞的原料。」汪直道。

「是很貴重的東西嗎？」

「以這樣一箱所換取的白銀，足夠你們生活一年之資！」

愁予的神情有些驚訝道：「真的，那，如果真有這樣多的白銀，是不是能找到一個好大夫，好來醫治奶奶的病呢！」

「奶奶生病了？她怎麼了？」

愁予憂傷道：「前一陣子奶奶便經常發燒，我找了些不甚花錢的藥草煎給她服用，但半個月前，奶奶身上竟然起了大小不一的紅疹，到現在，不少疹子生了紅瘡，每每如廁時，都會發出一陣疼痛的哀號，後來奶奶怕我擔心，就不喊了，但我知道奶奶是在忍耐，我好害怕，卻又沒有銀子，不知該如何找大夫！」

「難怪！這半個月你奶奶若是見我，總是隔著簾帳，應該是她不願他人見著自己滿身膿瘡的模樣吧！但這究竟是什麼病，竟會生出紅疹膿瘡？」

「直哥哥！你說，奶奶的病真能治好嗎？我自幼和她相依為命，她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了！」愁予道。

汪直道：「愁予，你的心情我明白，但依我看來，這幾箱絲綢上有紅色的印記，應當是某個商行的貨品，我們若是隨意取走，我擔心反而會有麻煩，你先答應我，今日所見之事，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，我保證一定替你設法，籌措銀子讓你請大夫為奶奶治病。」

「好的，直哥哥！我相信你，咱們打勾勾。」愁予伸出蒹葭似的指頭道。

在愁予的幫忙下，這大小不一的木箱便一一運至岩岸上，汪直先找了一個岩洞，仔細檢查無積水後，便將箱子一一放入，又在外頭覆蓋了雜草與石塊，確認安全無誤後才離去。

此刻夜幕漸次低垂，這是汪直第一次在無盡的大海邊，望著逐漸落下的夕陽，橘紅色的夕陽巨大如同轉動的車轂，一半落入海面上融化萬片金波，就在此時，他看見了遠方小小三角的黑影，以弓箭的姿態飄盪著，那是一艘帆船，沐浴在金輝之下，海水接天，細浪如鱗的景色不禁令他駐足神往，「直哥哥！怎麼了嗎？」愁予來到他身邊，輕聲道。

「沒事！咱們走吧！」一轉頭，只見愁予額上濕潤的青絲凝結成一絡絡的模樣，淡色金光下，凝脂的臉頰、雪藕似的肌膚，汪直不禁轉頭，不敢看下去。

經過朱家瓦房，只見原本寒儉的幾間草屋間，梁上竟包裹著紅綠彩綢，屋簷亦懸掛著數十個紅燈籠連綿不絕，如此興旺又繁盛的燈火，幾乎有種要將屋舍給被焚燒殆盡的錯覺。

門口道賀之人不絕於途，幾乎所有人都穿上了羅紈抑或彩緞，彷彿自身也成了那火焰的一部分，蜂擁而入那豔色屋宇內，打從三日前，報馬闖將這闌寂無人的庭院裡報喜時，左鄰右舍、叔伯親戚便如潮水般紛至沓來，他也是知道的，一舉成名天下知，舉業可是大事，但不知怎麼，此刻他的內心卻十分淡然，沒有任何的不甘抑或嫉妒，哪怕是一點怨天尤人的哀嘆也沒有，只是淡然地看著眼前雜沓的車馬，喧囂的女樂，直到感覺腳略略微痠了，正要轉身離去之際，突然，有人喊了他一聲：「來的可是五峰兄？」

一轉頭，果然，那門口喚住他的人，正是朱紈。

只見他周圍尚圍繞著密不通風的人群與他不斷攀談，興許是猜到他要走了，朱紈推開人群逕自朝他走來。

「子純兄，恭喜你高中了！」

晚風一陣吹來，朱紈瘦得像是一則苦吟的險句，饒是中了舉，那副詰屈聱牙的面容終於帶了點掩抑不住的喜氣，他們相知十年，對於他的性子，汪直是再熟悉也不過了。

一見汪直他便道：「五峰兄莫要出此言，在我心中，我的才學並不如你，此刻能中舉，實屬僥倖。」

「說什麼話呢！你平日裡寫的時文可都是字字珠璣，業師周夫子也是讚譽有加的，今日你一舉成名，不負十年寒窗苦讀，說實話，我真是替你開心！」

「你說的這是什麼話呢？他人不知我就算了，難道連五峰兄也不知我！」朱紈神色冷然道。

朱紉這個脾氣，汪直再清楚不過了，他向來是個油鹽不進性子，周夫子開設的私塾內約莫收了數十個蒙童，只消三兩銀子的束脩，便可在受業一年的論孟，再來是學庸，只是這些子弟多半愚頑，真正能受業至時文撰寫，寥寥無幾，而這些弟子中，朱紉大概是最窮困的吧！自小便與寡母零丁孤苦、相依為命，即使是半日粒米未進，抑或是隆冬的雪日穿著破棉襖，卻依舊能把孝經一字不漏地默背出來！

「這幾日科考完畢，卻來了這麼多鬧騰騰的烏鴉，弄得我反倒是心煩意亂，沒心思好好讀聖賢書了，其實吾輩讀書人最重要的是熟讀儒家經典，有幸得蒙聖恩，一門心思就該上報朝廷，下濟蒼生，然而世人卻多趨炎附勢之徒，視舉業為登雲梯，你瞧，這幾天來攀交情的、送田產的、託身為奴的委實令我厭煩不已，要不是看在同鄉之誼，真想一股腦把這些人給轟出去。」

「子純兄，依我所見倒也不必如此，你若真感到厭煩，不如將禮物璧還，也是可的。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，只是這些人見我不收禮，卻以為我在故作推託，因此將禮物贈與了我族中長老，為此我一早回祠堂，邀請各房家長子弟前來，嚴令其不得替我收禮，鬧騰了這一陣，總希望能清靜個幾日。」

嘆了一口氣後，朱紉又道：「老實說，若論起文章舉業，我真的遠遠不如你，我一直認為，會先我一步中舉的，絕對是你。」這話是出自肺腑之言，汪直明確感受得到，更何況朱紉從來都不是有半句虛言之人，他感覺自己應當要說些什麼，卻又感覺有些不大適宜。

「五峰兄，一時的科考失利望你莫要放棄，我會在前方的路途等待你，你博覽群書，相信以你之力，假以時日絕非池中物，必定可以魚躍龍門，成為國之棟梁的，到時你我同朝為官，相互奧援，同心協力，上報天子，下濟蒼生，這是吾輩讀書人之使命。」

原來朱紉是擔心自己科考失利因而灰心喪志，因此來找自己，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大段話，就是希望自己能重整旗鼓，但不知怎麼，汪直的心理竟一點頹唐的念頭也沒有，不，該怎麼說呢？一開始他自然是有些灰心喪

志的，畢竟也是讀了三、五年的書，但這樣的想法很快就煙消雲散了，尤其正巧他決定前往雙嶼，此刻腦袋裡想的都是出海的念頭，竟讓他忘了那磚頭似的聖賢書。

但眼見朱紉眼神如此熱切，自己若是說此後無意舉業，以朱紉這樣一條筋的性格，絕不會輕易讓自己離去，因此便道：「子純兄，一年半後便是鄉試年了，這幾日我也在思索組個文會，拉攏徐銓這幾位文友一同切磋，況且讀書舉業也是我爹娘的期望，我定會好好努力，期望有一日也能與你一樣，一展長才。」

「那真是太好了。」感覺朱紉那豐饒的眼神豁然綻開了光芒道：「當今天下太平，但沿海不時有倭寇侵擾，使千萬黎庶飽受侵擾，就像我父朱澄，因受到其從子，也是擔任細川氏朝貢貿易副使朱縞的牽連，捲入細川氏與大內氏勘合貿易紛爭，可恨的大內氏使節因與細川氏不睦，身為正使的謙道宗設竟然焚毀嘉賓堂，燒毀細川氏船隻，自紹興至寧波一帶大肆焚燒擄掠，荼毒百姓，最後大內氏奪船出海<sup>2</sup>，朝廷探查此氏後認定我爹朱澄與擔任貿易副使的朱縞收受賄賂，因此判處死罪，自那日起，我們就成了罪人之家，而苟活下來的我與娘親二人，則受盡親族冷眼，無人願與我們孤兒寡母扯上半點干係，漢奸走狗一詞，更是如冷箭一般不時射來，我常常想著有一日若能登龍門，必定要用盡全力，上報君恩，下清倭患，除了兼濟蒼生外，最重要便是要為我爹洗刷倭寇汗名。五峰兄，與你同學數年，你的聰明才智一直遠遠在我之上，這點，我是再清楚不過的，夫子有言：『無友不如己者』。我盼望你有朝一日也能同朝為官，共同為朝廷效力。」

此刻遠方海岸的漁火一陣陣閃爍，望著橘色燈火忽明忽滅，雖然內心仍有所猶疑，但汪直還是道：「多謝子純兄的看重，我必定會全力以赴，因為這也是家父、家母之心願。」

2 明·薛俊《日本國考略·朝貢篇》：「（宗設）等大肆焚掠，所過地方，莫不騷動，藉使不蚤為之計，寧波幾為所屠矣。此役僧宗設在寧波奪船出海，還劫走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璫。」

就在此時，有使者上前遞上帖子道：「老爺您好，我家主人是餘姚謝家的二當家謝朗，與寧波府推官張德熹連袂拜訪，半個時辰便到。」

聞言，朱紈與汪直臉色都不禁一震，這餘姚謝家可是縉紳世家，在餘姚一地擁有數百頃的田產，種植水稻、蠶桑……一族之內尚有數人於朝中為官，因此謝朗雖是布衣之姿，但連本地縣令對其都敬畏三分，而張德熹本人更不消說，簪纓世家三代為官，加之經商為業，族中張珠更是徽商領袖，見此，汪直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子純兄，我便先告辭了。」